

伊斯兰的创立

先知默罕默德

作者: Ismail R. al-Faruqi¹



前往麦地那和先知墓地的朝觐之旅是为了表达穆斯林对先知崇敬和景仰。无论何时何地提到先知名字，穆斯林总是祈求真主祝福他。这样的祈祷一天会重复无数次，而且天天如此；它成了拜功仪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讲的是穆罕默德作为先知的影响力和为纪念他一生中某些特别事件而进行的一些庆典活动。

穆罕默德的特殊地位

在穆罕默德之前，有过许多的先知，也有许多颇有感召力的领袖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敬佩，但没有一个人从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得到的爱戴、荣耀和尊重胜过穆罕默德所得到的。有些人在他们的追随者心中博得了那么多的爱戴和荣耀，以至于在他们追随者的心目中变成了神。神化的做法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很普遍，在当时的印度、中国、日本和非洲也是如此。甚至可以大胆说，人的本性有将凡是不同寻常的事物与神性联系到一起的倾向。确实，尽管伊斯兰强力谴责这种做法，但有些先知的追随者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当先知卧床临终之时，这些人嚷嚷着说他没有死，而是提升到了天上与真主（神）同在。否定他的死亡是宣称他具神性所迈出的第一步。

当听到先知死亡的消息时，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长期的同伴艾布伯克尔（Abu Bakr）马上亲自走进他的房间看个究竟。然后他进到清真寺大堂，领头人奥玛（Umar）正在那里宣布说穆罕默德已经被提升到了天上。艾布伯克尔几次试图有礼貌地示意奥玛停下来，但他仍不住声。于是伯克尔站了起来，把奥玛推到一边，对聚集的穆斯林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是一直在崇拜穆罕默德的话，就当让他晓得穆罕默德已经死了。但如果你们一直是在崇拜真主，就当知道真主才是永恒的，永不会死。」他这番话使那些穆斯林大为震惊，提醒他们唯有真主才是神，只有他是不朽的，而穆罕默德是人，跟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具有人的所有的属性并终有一死。这是穆斯林最后一次对先知予以神化。

穆罕默德的人性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优点。他要是神的话，他的生涯就不那么有指导意义了。

因为人们不得不费尽心思将神的作为解释为人类能够并做到的事。但作为一个人，他领受了真主（神）的启示；作为一个人，他又将启示传递给了人类；作为一个人，他理解了这启示，并在他一生中对它进行诠释且以身表率。

古兰经：对先前启示的确认

伊斯兰认为，真主（神）出于慈恩，差派了一位先知给每个民族，并且所有的先知教导的功课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如果真主（神）不会改变，那他的意志，即所有启示的内容必须是相同的。对一位全能全知的神来说，因地因时地改变他对人类的意志不甚妥当。当然，世人服从的方式或许会改变，但神戒律的宗教或道德目的不会改变。

然而，在穆斯林当中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神的戒律可以改变。那就是当戒律不是关于行良善、公义或慈爱的命令，而是关于在具体情形中，如何实施良善、公义或慈爱的规范。规范性的宗教律法确实可能变动，这取决于运用这些规范时的具体实际情况，情况有变应用的律法也有变。但这种改变是启示的事件的改变，不是启示本质方面的改变。伊斯兰承认历史要求改变，但其影响的仅仅是宗教的「方法」，而从来不是的宗教的「内容」。伊斯兰解释说，过去先知的替换是由情况的改变或者对启示本质的认识偏差和误解引起的。

因此，穆斯林并没有声称穆罕默德为过去先知的启示带来任何新鲜东西。他的启示只是对先前所有启示的一个确认。而且，赐给穆罕默德的启示——古兰经——是不朽的，因为真主（神）宣称他自己就是古兰经的保护者和监护人。世世代代的穆斯林积极响应，把古兰经深深的植入他们的记忆中，所以它绝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保留了阿拉伯语言，沿袭了其所有的语法和句法，从而使人类对启示语言的理解永远都完全可能，而且且轻而易举。

穆斯林实际上将古兰经视为讲述宗教最终目的的圣典，是有关真主旨意「内容」的圣典。他们并不否认古兰经也包含一些法规，但他们认为这些法规比起经中其它成分来说较为次要。总共6,342句经文中，差不多有500句是规范性的，剩下的也是笼统地劝说要敬虔和有德行。他们认为真主不需要赐下另一个启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把一本陈述他旨意的不朽权威圣典，也就是古兰经交到了人类的手中；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人们自己去发现和详解真主旨意今后所要实现的方式。因此，古兰经的启示总体上不是规定性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神的计划是把制定律法的任务移交给人类，只要规范性律法具

¹已故的 Ismail R. al-Faruqi 博士被公认为是伊斯兰和比较宗教方面的权威。他是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宗教学教授，在该校创立并主管伊斯兰研究项目。他先后在中东、非洲、加拿大和美国学习或执教过。他笔耕不辍，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发表了众多的文章和书籍。

本文改编自 Ismail R. al-Faruqi 的著作，《Islam》（Beltsville, Md.: Amana Publications, 1998）。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等使用本文内容。

体体现的原则和价值观是真主（神）所启示的。

穆斯林从中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穆罕默德之后没必要再有先知。这种确有必要的情形--也就是说，启示的败坏或缺失，或者形势的改变要求规定也有相应的改变--不会再发生。古兰经是不朽的，规定性立法是人类的责任和特权。第二，穆罕默德是派给全人类，而不是某个民族的最后一位先知。第三，作为真主所赐宗教的模范信徒，穆罕默德是伊斯兰的榜样；他的圣行（sunnah）或者说具体典范为行为举止树立了标准。

穆罕默德：使者和榜样

所以，穆罕默德不仅仅是原原本本地传递他主信息的使者。他还将真主的信息具体化、详细化、明确化。真主（神）预备他来这项任务，他的品格在民众眼中毫无瑕疵。因此，古兰经说穆罕默德的行为代表了最高的层次，是穆斯林仿效的榜样。穆斯林认为由于神的预备，他立下了两个功绩：原原本本地传递了真主的信息并在生活中将这个信息具体化。

在伊斯兰历法第三个月的十二日，也就是穆罕默德的诞辰日那天，穆斯林纪念，重申和庆祝这两层意义。在那一天，穆斯林通过诵读他的传记和为家里和孩子举行各样的庆祝活动来庆祝穆罕默德的诞生。穆斯林在日常生活许多事情中遵守圣行（sunnah），或者说穆罕默德的榜样。但在这一天，穆斯林特别注意要遵照他的圣行行事，也特别注意先知的同伴们和他们的子孙为保持其纯洁不变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存和传递古兰经经文基本上没甚么麻烦。它的语言和风格是如此的高雅和脱俗，不需要太多的训练就能识别它并与其它作品相区别。但穆罕默德自己的语言像人类其它人的语言一样。因此，鉴别真正的先知传统是一项需要特别谨慎的任务。

圣训（Hadith）

圣行是以称为圣训的传说流传下来的，由先知的同伴们讲述并代代相传地传下去。穆斯林注意到圣行在穆罕默德之后最初四代间传述的过程中被篡改了。所以，穆斯林仔细地用al-sahihah（真正的，或核实过的）这个词来限定圣行一词。为了从不实或伪造的圣训中筛选出真正的圣训，穆斯林发展了文本批判学，制定出完善的学科来确定每一条圣训的历史可靠性--包括叙述者的承接，采用的形式或语言，文本的编辑，文本内容的一致性和合理性，与古兰经的相符性，以及与其它历史事实和人类累积智慧的一致性等等。利用语法学、句法学、词典学、语源学、语言学、编修学和文学审美学，穆斯林开发出文本、形式、论题和历史批判方面的各种工具来考查圣训的真伪。他们还进一步发展了其它

圣训叙述者的真实性。他们为这项任务制定了内在和外在批判的标准。

因为事情的本性使然，他们的定论不可能绝对明确。所以，他们没有抛弃他们发现有欠绝对真实的东西，而是照此分类，提醒读者说真主（神）比他们清楚。他们的研究使他们得以将先知言行的所有传统按真实程度由高到底排列分类。第一类圣训是先知教导穆斯林要做的并且至今他们仍一直不断在做的行为。这是一种「行动性的」圣行，鉴于它的普遍性，重复性，和公共性，所以它几乎不可能出错。第二类圣训是那些具有司法性质的圣训，它们在历史上产生过看得见的公开的结果，因此已被历史上无可争议的事实所证实。第三类圣训是那些具有宗教和道德性质的圣训，它们显然与古兰经相符，因而被当成是古兰经思想和命令的阐释或范例。最后一类圣训就是那些带有某些创造性，有革新意味的圣训，或者是那些讲述的事情没有被其它知名的叙述或传统提及的圣训。

穆斯林是以这些类别来看待先知的圣行的。他们会很小心地将由古兰经验证的先知行为称为经过核实的行为，这样，就为人类可能发生的错误敞开了大门。人类要消除神（真主）旨意范围中的错误也因此是势在必行，毕竟他的旨意才是真正的宗教。

先知往麦地那的迁都之行（Hijra）

虽然先知的诞辰在穆斯林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却认为以此为伊斯兰历年之始不甚适宜。要知道，虽然穆斯林视穆罕默德为最后一位先知，他却不是第一位。这与古兰经中的描述一致。古兰经说他是「封门」先知，也就是先知中的最后一位。

对穆斯林而言，先知的到来表明与神性的接触，这种接触带来了人类对真主（神）旨意的理解。它还表明先知的榜样作用为这旨意的执行作好了准备。因此，对神的时间表而言，先知的到来比对人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它未必标志着历史上伊斯兰运动的开始。所以伊斯兰纪年必需有另一种开端。

是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ab）将伊斯兰历法之始定于公元622年的7月16日，也就是先知迁移到麦地那的那一天。其原因很明确。伊斯兰是一种天意，注定要成为一个思想体系，指引一场从麦地那（麦加）发起，席卷整个地球和人类的全面运动。这项环球运动从何时开始算起呢？不是从穆罕默德的生日开始起！也不是第一次接受启示那天，那时先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先知的一些同伴迁徙到埃塞俄比亚的那一天，因为他们的迁徙是一种逃亡活动。但它却是先知迁都到麦地那的那一天，实际上是第二天。就在这一天，他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发起了一场伊斯兰世界运动和环球大使命。

发动建立世界性国家

对这个宗教本身而言，发起这样一种运动有没有必要呢？它难道不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吗？还是一个人类刻意的追求，因而仅仅是人类认为有必要而造成的结果？穆斯林回答说「不」。真主（神）认为它是必要的。

参与一切历史事件对于伊斯兰和它的终极目标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伊斯兰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主观的宗教，而是一个敦促全人类参与历史的进程，调集整个人类和大自然的力量，根据真主（神）所启示的模式来改造世界的宗教。穆斯林正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天职：进入历史，改造世界。不像那些实质上是个人幸福或造化来给救赎下定义的宗教，伊斯兰视社会——以及它的井然有序——为绝对必要的。在伊斯兰里，对其健康和修行，扩张和进军有必要的社会团体和所有机构对于改造人类、自然和世界至关重要。

所有这些在穆斯林迁都日庆祝活动中都有含蓄表达。它提醒人们旧的一年的过去新的一年的开始。它是一次重新审视的时刻，不是对个人生活的审视，而是对公共生活的审视，其主题是作为世界运动和世界性国度伊斯兰表现如何。每个穆斯林都必须问：先知在麦地那发起的这个世界运动距离实现其真主所赐的目标有多接近了呢？距离包括和动员全人类还有多远呢？距离将人类改造成聪明、英勇和圣洁还有多远呢？距离将自然改造成天堂还有多远呢？

先知的夜行登霄奇迹 (Al-Isra Al-Miraj)

登霄节 al-Isra al-Miraj (Lailat al-Miraj) 这个节日是纪念穆罕默德去耶路撒冷远寺的夜之旅和他在那里的升天一事（古兰经17:1）。这个节日是在太阴月七月的第二十七天举行，穆斯林通过拜功，布道，和以家庭聚餐给小孩糖果为结束的守夜等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的宗教意义除了拜功修行之外，还说明伊斯兰承认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三种宗教，它们都拥有同一个神。

作为世界宗教中最年轻的一支，一个诞生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摇篮里的宗教，伊斯兰无法不将自己与这两个较长的宗教相联系。伊斯兰的预言理论迫使它承认希伯来先知和耶稣的先知身份，在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人们对他们还记忆犹新。古兰经提到了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亚伯拉罕（易卜拉欣）、雅各（叶尔孤白）、Midyan、摩西（穆萨）、大卫（达五德）、所罗门（苏莱曼）、约拿（优努斯）和耶稣（尔撒）。它将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看作是哈尼夫人（hanifs），也就是说既非犹太人也非基督徒或Makkan教徒的阿拉伯人，然而他们却极其尊重他们的道德正义，宗教异象和属灵修养。因此伊斯兰必须明确它与它们的关系。

哈尼夫人被伊斯兰当作是闪族宗教意识的阿拉伯继承者，从阿卡德（Akkad）的撒珥贡（Sargon）到亚伯拉罕和摩西，最后传到耶稣。毋庸置疑，他们的队伍因那些逃离在巴勒斯坦、约旦和叙利亚发生的迫害的流亡者而壮大。这些地方的宗教当局经常强制推行正统犹太教或正统基督教的某种特别形式。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叛浪潮，其中有些反叛者在持类似观点的阿拉伯人当中找到了庇护所。另外，还有一些是逃离亚历山大继承人实施的强制性希腊化的犹太流亡者，和逃离罗马与犹太人迫害的基督徒流亡者。事实证明，哈尼夫（hanif）一词是由一个叙利亚词演变成的阿拉伯语形式，它的意思是异教徒，被唾弃的，或者是分离主义者，从当局立场来看，这些意思正好符合这些流亡者的特征。

哈尼夫人将亚伯拉罕（易卜拉欣）视为他们的祖先，并宣称他是第一个哈尼夫。哈尼夫人没有自己的经书，这使他们更容易与伊斯兰等同。至于麦加人对他们宗教的认识，伊斯兰毫无保留地表示认同。他们信仰一神论，神性的超然性，普世论和主张严格的道德修行。

犹太教和基督教却是另一番情形。穆斯林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教信仰的有些地方是正确的并表示认可，其它地方则被穆斯林认为不符合闪族传统，因而是与伊斯兰对立的。古兰经对这些宗教的批判性经文发生在启示的麦加时期，那个时候穆斯林与除麦加人之外的其它不同信仰的民族接触很少。因而这种批判无关于穆斯林跟犹太人和基督徒所涉及的社会政治关系。伊斯兰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批判是很犀利的，特别是在感到他们篡改了他们的经典，致使人类伪造的启示与真正的启示鱼目混珠时，以及在发现他们不太遵守他们宗教的诫规时严厉批评他们。所以，伊斯兰一面将自己与这些宗教相联系，是源自同一个神的家庭中的一员，一面又将自己与它所认为的人为篡改相区别。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连接

登霄节纪念的是伊斯兰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表现在有故事说先知夜行到耶路撒冷，并在当晚升到了天上与其它先知一起谈话。虽然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先知确实经历了这次夜之旅也确实升上了天，但旅行和升天是不是肉体的，因而是个神迹，还是属灵上的，因而是神（真主）与人交通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例子，他们对此看法不一。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为甚么偏偏选择耶路撒冷作为升天之地，而不是麦加或其它地方呢。难道不能从地上任何地方到达天堂吗？很显然，选择耶路撒冷是因为这个城市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中心，也是伊斯兰寻求与之达成共识的先知的住所。

传统照先知所说的保留了事件的细节。一天晚上，他被早先许多次带给他启示的天使唤醒。天使给他带来一匹特别的骏马叫他骑了上去。那马于是在空中穿梭，使先知能认出路上的行人和他们的车队。一到耶路撒冷，先知就将马拴在哭墙附近的一块大石旁。

就是从这块自古就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大石上，穆罕默德升上了天。至今仍可以在一个环石而造，名为圣岩圆顶寺（Dome of the Rock）的纪念性建筑内看到这块石头。

在天堂（乐园），所有的先知都聚集起来会见穆罕默德，他们一起祷告，赞颂真主（神）。真主（神）指示他的先知创立伊斯兰的拜功制度。穆罕默德被带着做了天堂和地狱之旅，穆斯林对这段旅程的描述，成了伊斯兰和西方许多有关天堂的浪漫玄妙传说的来源。

在庆祝登霄节时，穆斯林承认所有先知的大统一，从而承认与他们有关的所有宗教的统一性。作为闪族宗教家庭三大主流的创始人，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在众先知中被授予非常特殊的地位。



伊斯兰的创立

十字军东征的噩梦

作者: Christopher Catherwood



十字军东征 (Crusades), 这一历史事件, 无论公平与否, 至今仍损害着我们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它也被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广泛用于他 1998 和 2001 年的反西方激烈演说里。

我在 1980 年写有关葛培理 (Billy Graham) 的书时, 他盛情邀请我参与他在佛罗里达州 (Florida) 奥兰多市 (Orlando) 的人员的活动一个星期。他在那里积极与当地教会一起合作布道。这个活动的名称是什么呢? 佛罗里达中部布道会 (Central Florida **Crusade**)。英国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超宗派青年团体, 多年来称为十字军人 (**Crusaders**)。当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要处理毒品泛滥社会的严重问题时, 这些政府运动的名称是什么呢? 抗毒运动 (A **crusade** against drugs)。这些都显示, 在西方, 无论在基督教或非宗教圈子, 我们都认为 (crusade) 这个词不论是用在福音事工或支持社会活动, 都具有亲善和完全积极的意义。所有有识之士都会同意这一点。

然而, 我们看到本拉登 (Bin Laden) 指控西方为十字军人 (并在伊斯兰世界赢得了广大的民众的支持), 十字军东征这个字在穆斯林世界有完全相反的含意, 是极度邪恶的事件。它代表了西方的背信和邪恶。残酷的事实是: 当我们正视十字军人的所作所为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本拉登 (Bin Laden) 和愿意与基督徒友好对话的穆斯林温和派其实没错。

中世纪大屠杀的最恶例证之一是十二世纪的蒙古人侵略。在蒙古人征服大部分欧亚大陆时, 成千上万无辜者被杀。我们今天再看时

会觉得很恐怖。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如著名的中国皇帝忽必烈或印度的蒙兀儿 (Mughal) 皇帝阿克巴 (Akbar)。但当我们看到十字军人在几个世纪前如何侵略圣地时, 就会发现他们与几代人之后游牧蒙古人的侵略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连西方目击者都谈到耶路撒冷被十字军人夺取后血流成河, (基督教骑士见人就杀, 包括穆斯林, 犹太人, 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 男人, 女人, 甚至小孩。) 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屠杀, 而且还是在“夺回圣地, 回归基督”的口号下做的。不论穆斯林在第七世纪的攻占怎么不对, 没有任何穆斯林军队的暴行达到类似十字军队的程度。当库德族 (Kurdish) 穆斯林王子萨拉丁 (Saladin) 再次为伊斯兰夺回耶路撒冷时, 他很谨慎不伤害所有的居民, 不论是基督徒与否, 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得以在此之后世代和平地居住在圣地。

当然, 这与我们西方从小学到的浪漫故事截然不同。虽然狮心王理查 (Richard) 不论在人格或道德上, 都是英国最讨厌及残暴的君王, 但我们今天纪念的却是他在十字军东征时的勇敢及他对音乐的贡献。在罗宾逊 (Robin Hood) 的故事中, 他被看作是英雄, 是好皇帝, 而不是事实上的无可置疑的精神病患者。

不幸的是, 是教皇发动了历时两个世纪 (十一到十三) 的十字军东征, 对抗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统治。他借神的名义, 因此聚集民众的口号是, “天意!” 虽然今天的基督徒绝不会以基督的名义宽恕这种暴力, 但我们还是背负着这历史的谴责。当布什 (Bush) 总统在 2001 年对阿富汗进行报复性攻打时, 本拉登和其他人就马上向其穆斯林追随者将此描绘成是基督教对抗伊斯兰的十字军运动, 布什就是十字军人的首领。随着最后一个巴勒斯坦拉丁大城阿卡 (Acre) 的陷落, 十字军人已在 1291 年离开圣地, 但这中世纪基督徒暴行的记忆却一直维系到七百年后的今天。

西方仍受谴责

所以, 今天当穆斯林就十字军东征时代所发生的事攻击西方人时, 其实在史实上他们是对的。但我们可以真诚地说, 十字军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并非十二世纪唯一的十字军东征。我们以为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只是单单要对抗穆斯林, 其实不然。阿尔比根教派 (Albigensian) 十字军东征发生在法国南部, 是为了对抗法国人的异端。在十一, 十二世纪时, 很多欧洲人——地中海法国的 Cathars 人和巴尔干的 (Balkans) Bogomils 人——支持一种古摩尼教。北方的法国十字军人通过阿尔比根教派十字军东征摧毁了 Cathar 人的宗教。他们的残酷与暴行与十一世纪十字军在圣地和埃及屠杀犹太人, 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相比一样令人发指。

换句话说, 十字军人并非特别恨穆斯林; 他们对任何人都一样野蛮。这不是为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人辩护, 而是要指出当时的欧洲战争都非常血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它们都完全不符合基督的教导。基督教“正义战争的理论”在这血腥年代之后发展了起来, 到中世纪末更清楚地表明不能有意滥杀百姓。所以我们不能, 也不应该为十字军人的暴行辩护, 无论这暴行是发生在中东或法国南部。

这里也值得指出一个同等重要的神学问题。西方作家指出十字军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要重新得回在伊斯兰的侵略时失去的, 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土地。这是事实, 但情况却要更为复杂些。

十字军人令人痛苦的回忆

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 2000 年的禧年庆典朝圣时，他不但要为着十字军东征，向他拜访的阿拉伯国家道歉，甚至还要为此在希腊道歉。¹ 他在那里的访问遭到希腊东正教抗议者的强烈抗议示威，因为他们也有十字军人留下的痛苦回忆，所以情由可原。1204 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本应该从新伊斯兰的统治者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但因为威尼斯（Venetian）和热那亚（Genoese）商人的贪心，他们反而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新拉丁帝国好景不长，拜占庭王帝在 1261 年又重返旧都。但十字军人对物资的贪婪致命地削弱了这个曾经强大的超级基督教国家，它六百年来犹如壁垒对抗了伊斯兰对东欧的侵略。

拜占庭王朝始终未完全的从第四次东征中复苏，到 1453 年就完全灭亡了。康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成为新伊斯兰 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首府。至此，奥斯曼人已几乎占领了所有的旧拜占庭领土，并继而夺取整个巴尔干及已经属伊斯兰的中东，阿拉伯半岛，和北非。

许多国家像希腊一样忍受了穆斯林奥斯曼人将近五百年的统治，一些当今东正教徒居住的东欧地区甚至是在伊斯兰的统治下进入了二十世纪。由于中世纪的教皇往往不同情拜占庭东正教国家，因此西方天主教国家经常迟迟不去援助他们对抗穆斯林的侵略。所以在 2000 年，希腊东正教正是因这种行为，或者也可以说是因六个世纪前教皇完全不行动的失职，谴责了当今的教皇。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事件，这些抗议者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十字军人对拜占庭的摧毁导致了伊斯兰在巴尔干统治了几个世纪。在 90 年代，这个地区发生了很多不满和大量流血事件。为了要报复十四和十五世纪的穆斯林侵略，成千无辜的欧洲波士尼亚（Bosnian）穆斯林被塞尔维亚人（Serbs）人屠杀。七千波士尼亚男人被 Srebrenica 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一次杀尽。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Croats）也残杀了 Ahmici 村庄的居民。¹

此外，耶路撒冷在 638 年沦陷之前，圣地原本属拜占庭王朝，而非西欧人。所以，虽然这地方是被重新占领，但它不是被以前的统治者夺回，而是完全由外人，西欧的十字军人，夺去。反对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神学论据是，以武力手段将耶路撒冷重新夺回归基督教统治，十字军人采用的是伊斯兰的扩张政策而非圣经的教导。

基督徒和穆斯林： 在彼此领土上的生活

在八福里（太 5），基督已经预言跟随他的人将会为他的缘故被迫害。这预言在五旬节后就应验了，并且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发生在无数基督徒身上。神的国度就好像基督自己所说的，“不在这世上”（翰 18: 36）。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门徒没有争斗。这是个关键主题，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关键的差别。

我们需要明白的重点是，基督徒不需要有基督教的国度才能成为有效及忠心的信徒。² 其实从初期教会最初几个世纪可以看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1951 年所有在中国的宣教士被驱逐出境，官方也残酷的迫害信徒，但中国教会自那时以来的增长现象证明了以上这一点。

换句话说，正如历史学家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杰作《错在哪里？》³中所指出的，对穆斯林来说，这就全然不同了。今天上百万的穆斯林居住在非伊斯兰国家，主要在西欧，美国也很多。虽然相比之下他们还是属于少数，但穆斯林神学家曾经激烈辩论他们是否应该居住在这些地区，这也是伊斯兰国家很久才决定在西方建立永久性使馆的一个原因。穆斯林政教不分，所以他们认为穆斯林所在地的政府也必须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西方的安达卢斯（El Andalus，又称摩尔人西班牙 Moorish Spain）或是在当时中东的不同穆斯林国家，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曾相对自由地居住在伊斯兰政权国家。他们享受的一神主义身份（dhimmi/protected monotheists）并没有给予他们我们所理解的完整公民权力。他们不可以传福音，必须付额外的税，而且不可以担任领袖的职位。但若与积极迫害相比，他们的这种一神论身份就显得温和多了。犹太作家，Bat Ye'or 在他《东方基督教在伊斯兰统治下的没落》⁵一书里提到，这显然会导致教会变得非常闭关自守。这和今天蓬勃发展的尼日利亚教会大大不同，他们与伊斯兰的接近非但没有导致永久性麻木不仁，反而使他们更有朝气。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中东的阿拉伯人和哥普特（Coptic）的基督徒，以及那些没有遭受逼迫的，根本就不需要靠基督教政权来生存。早期的基督教，就算是在罗马皇帝的残酷迫害下也照样增长。按**定义**来说，基督教的成长和繁盛是不需要地方政府的拥护的。

十字军人的错误动机

我们都知道基督在哪里，在天上。通过圣灵，基督与他的民在一起，不论他们在哪里。神的民就是他普世性的教会，不论在哪个地区或国家。穆斯林要向着麦加祈祷，一生中至少亲身到麦加朝圣一次，基督徒却没有类似的要求。这不是要贬低拜访圣地的乐趣，这包括耶稣生活过的地方，所罗门的建筑，甚至今日以色列时事。但基督教不是**地域**的宗教，而是**属灵关系**的宗教。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当然，如果能住在基督徒不受逼迫的地方固然好，但新约已经告诉我们，基督的跟随者从一开始就经常要面对来自官方的敌视。所以耶路撒冷被穆斯林统治真的那么重要吗？属灵的答案肯定是不，神不受任何国家的统治所限制。他不需要，也从未需要政府同情他的民以至他们可以完成他的旨意。但这不是十字军人所相信的，他们没有正确地神学上了解有关神的教会的真正普世本质。

他们朦胧知道就算是远在塞外，如埃塞俄比亚和中国都有基督徒，前者在基督教政府的统治下，后者却不然。但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基督教对十字军人而言只是地理实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国，是指在教皇属灵统治下的西欧。⁴所以圣地照理来说也需要在基督徒的管辖之下，特别是要在灵里顺服教皇的基督徒的管辖之下，因为他们视东正教徒为异端。中世纪教会太多的圣地和崇敬的地点，今天的天主教会也亦然，如 Lourdes 和 Santiago di Cornpostela 到今天还是有许多人去访问。

十字军东征与圣战

除了敬畏耶稣生前去过的地方超过敬畏耶稣本身，十字军人还犯了另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使用军事武力，基督徒的圣战或十字军东征。这是完全不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教导。我们争战的武器是属灵的，而不是物质和语言的，因为我们打的是属灵的战斗（林后 10：4；弗 6：12）。流血是加以惩罚殉道者的，而不该是挥动刀剑的基督徒造成的。那么这个观念是从何而来？这是穆斯林圣战，也就是第七世纪时几乎横扫整个世界的伊斯兰圣战的中世纪西方版本。军事的圣战，有时叫做，“lesser jihad，”是个穆斯林概念。这肯定不是来自基督教。早期的使徒们传扬福音。使徒行传也完全没有提到武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字军人是使用穆斯林的策略来对抗他们的伊斯兰仇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们在第七世纪侵略了我们的领土，我们就在十一世纪侵略你们的！”因此尽管阅读中世

纪的冒险故事蛮有趣味，但在为十字军王国失去海外领土而悲哀时，我们绝对不能对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有任何属灵上的惋惜。与穆斯林讨论有关十字军东征时，我们应该坚决但有技巧的指出这一点。那穆斯林征服中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论时间，十字军人的胜利只是短暂的。不算十字军的插曲，伊斯兰在该地区的治理，从 638 年一直到 1917 年，总共延续了超过一千两百年之久。但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军事侵略。真正的区别是，十字军人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他们信仰的原则。

只因为十字军人声称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人们可能期待，他们也可能真的较少使用暴力——但并不表明我们要为他们辩护。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为文艺复兴时代不道德的教宗家庭，Borgias 家族辩护呢？这是一样的原则。我们要为耶稣和基督教信仰辩护，而不是为那些打着基督旗号所行的，违背圣经教导的残暴行为辩护。从十一世纪的耶路撒冷直到二十世纪的 Srebrenica，那些大屠杀可能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为对抗伊斯兰的侵入所为。但邪恶就是邪恶，如果是借和平之子基督之名所行的，那就更是如此。

十字军东征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许多的著作中指出，耶路撒冷陷落法兰克骑士手中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穆斯林世界很大的关注。这地域后来被逊尼（Sunni）统治者⁵和分裂出去的埃及 Shi' i Fatimid Caliphate 瓜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就伊斯兰内部的政治权利斗争而言，逊尼穆斯林重占当时为重要经济和战略中心的埃及，比起十字军人短暂统治耶路撒冷要重要得多。⁶除此以外，更为严重的是摩尔人的西班牙，安达卢斯的失守。经过多年拉锯战，西班牙终于在 1492 年取得完全胜利。从来没人想到，哈里发（Castile）和阿拉贡（Aragon）的中世纪伊比利亚（Iberian）王国骑士会去占领圣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乡与穆斯林的战争已经够他们忙的了。

路易斯令人信服地提到十字军真正的重要性其实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自那以后，穆斯林每谈及此事都怒气填胸。为了要与穆斯林讨论十字军东征，读 David Fromkin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畅销书《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⁹比读伦西曼（Steven Runciman）爵士有关十字军王国的多卷历史名著更有益。真正刺伤中东，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穆斯林自尊的是 1918 年得胜联盟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决定。¹⁰

今日境界分割的历史根源

在伊斯兰和西方国家（不是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的最初一千年期间，穆斯林政权总是采取主动。但在二十世纪穆斯林失去了这一种的主动权。可以说，在1683-99年期间，穆斯林就已经失去了这种主动权。西方因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成功地赢得了这种主动权，而且世俗化的土耳其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在1924年废除了哈里发国王的地位，穆斯林这时才深感其痛。可以令人信服地说，自632年穆斯林开始他们的侵略以来，伊斯兰政权一直掌握进攻信基督教的国家的主动权直到1683年，那时入侵的奥斯曼军队未能占领维也纳，后来又在1699年签了合约同意将领土还给西方。也就是说，伊斯兰具有1051年的优势。¹¹

这以后，从大约1683至1917年，当英军中总司令艾伦比将军（Lord Allenby）领导的英国和澳洲军队占领耶路撒冷时，这优势平衡毫无疑问开始逐渐向另一方倾斜。随着盟军在1918年取得最后胜利，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正式瓦解，哈里发王位也在1924年结束。优势清楚地转向西方阵营。请注意，我没有说“基督阵营”。西方的势力，比如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并没有以基督的名义分割穆斯林世界。世俗的活动和基督教的作为之区别至此在西方已非常清楚，这些国家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而行动，并非出于福音的利益。

伊斯兰领土(Dar Al-Islam)的损失

这些地区所失去的面子是巨大的，有些人甚至说它们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从中恢复。正如Fareed Zakaria在《每周新闻》(Newsweek) 9/11事件之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为什么恨我们？”¹²。直到二十世纪，我们都有理由说，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插曲，比起一千两百年穆斯林的强权和主宰，只不过是暂时不便，犹如微光一现，很快就被超级大将军撒拉丁(Saladin)熄灭。它对当地基本伊斯兰君主制度和穆斯林治理耶路撒冷没有造成长期损害。耶路撒冷对穆斯林来说是第三大重要城市，位于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甚至对失去巴尔干，从1830年希腊南部获得独立，到1913年该地区大部分都被欧洲夺回，可能都可以不屑一顾。但在1918-1922年，连最后一个穆斯林超级权势都完全的消失灭迹了。

土耳其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西化统治之下，失去了正规伊斯兰治理。¹³土耳其人，在1922-1923年击败希腊的军队后，重新夺回一些失地（包括圣经里的城市，示每拿），挽回了他们的一些损失。Zakaria因此说，这是为什么土耳其是现今与美国，欧洲和以色列保持友好的关系的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原因。

从1918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阿拉伯人聚居的伊斯兰国家都处在西方的政权统治之下。英国保留了埃及，得到了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意大利则占有了利比亚和地中海东部的各个岛屿。英国士兵劳伦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所作的会有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的承诺都不了了之。伊拉克和约旦是还拥有他们自己的国王，但它们都因国际联盟处于强大的英国保护法的统治之下。法国人与曾经带领和主宰了十字军东征的法兰克骑士都是来自欧洲的同个地区的事实是一种莫大的羞辱。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圣地是在阿拉伯的统治下，属于默默默德自己本家的哈桑王族(Hashemite)，而这同一个家族也是伊拉克和约旦的新傀儡王。但哈桑王族(Hashemite)的统治并不长久；1924年，部分阿拉伯半岛，希贾兹(Hijaz)被萨德(al-Saud)部族占领直到今天。

所以十字军可以好似瞬息即逝的不幸被人遗忘直到1918年，自那以后它们却成为对穆斯林土地的野蛮侵犯(Dar al-Islam)，在穆斯林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是因为，同样的欧洲人，在十二世纪时被他们打败，现在在二十世纪却打败了他们。体格粗犷的西欧十字军人常常看不起他们海外领地的骑士，认为他们先进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致使他们软弱且衰退了。一般来说，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文明，不论是在物质舒适，卫生，医药和工业上，都比欧洲的更先进。但在二十世纪就不是这样了。奥斯曼帝国灭亡后，西方非常明显的在所有的领域都遥遥领先。伊斯兰不再有优势。

今日的纯粹伊斯兰派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伊斯兰极端分子，Al Qaeda只是其中最暴力的形式，利用过去来杀现在的人。穆斯林国必须是在穆斯林人的统治之下。因此那些在英国管辖之下的国家，如1918年之后的伊拉克和约旦，都不完全算是伊斯兰的。埃及实际上也是如此。当纳赛尔之类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者1930年在埃及取得政权时，它在伊斯兰重要思想家Sayyid Qutb的心目中还是属于不信神的人(无知, jahiliyyah)。对今天的纯粹伊斯兰派而言，它还是属于沦陷区，连沙特阿拉伯本身也是如此，是由世袭的，依靠西方的萨德家族的统治，而非由公义的穆斯林统治。通过帮助萨德王朝，美国在伊斯兰的心脏地带巩固了无神者的统治。从这点来看，这

与几世纪前的十字军人没有两样。只要土地曾经是属于伊斯兰的，纯粹派就认为它应永远是伊斯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拉登对失去安达卢斯表达了如此的悲哀，尽管这已经是五百年前的事了！对当

时的伊斯兰世界而言，十字军东征算不得什么，但现在却成为他们的衰退，和西方在近期凌驾于东方伊斯兰之上的有力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十字军东征曾是而且现在还是今天震怒的源头，但这实际上也完全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言论。无论是艾伦比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解放耶路撒冷时的想法，或二十一世纪初期布什总统的想法，都与中世纪十字军人的嗜血心理相去甚远。但对好战的伊斯兰思维而言，这都象征了对神圣伊斯兰土地的侵犯，就是那些曾在穆斯林治理下的领土。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只是暂时的不便：伊斯兰军队很快就击败了拜占庭的古基督教势力，并在巴尔干建立起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但现在伊斯兰的羞辱已是斩钉截铁的事实。既然伊斯兰权势是不可能会犯错的，就必须为目前的情况寻找代罪羔羊。还有什么能比将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与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人联系在一起更好呢？

课程 2，阅读 1 到此为止

1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种的道歉常常对另一方是不公平的。

¹ 我的书有更详尽的解释《为什么万国暴怒？》(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² 看我的书《神站在哪一边？》(N.Y.: Church Publishing, Inc., 2003)。

³ 路易斯 (Bernard Lewis) 《错在哪里？伊斯兰和现代化在中东的冲突》(N.Y.: Church Publishing, Inc., 2003)。

⁵ Bat Ye'or 《东方基督教在伊斯兰统治下的没落：从圣战到 Dhimmitude》(Madison, Wis.: Fa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⁶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在神学上与拜占庭的东正教会分歧，正式的分裂是在 1054 年。

⁷ 撒拉丁，成功的穆斯林总司令是逊尼派的，他击败十字军队，将耶路撒冷重新夺回归伊斯兰统治。

⁵ 虽然十字军人最后在 1291 年完全被驱逐出境，法兰克人统治耶路撒冷本身其实不到一个世纪。

⁹ 邱吉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¹⁰ 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

¹¹ 严格来说，奥斯曼穆斯林在 1526 年也一样攻取维也纳失败。但因为他们当时成功地占领了匈牙利大部，

¹² Fareed Zakaria 《为什么他们恨我们》，《每周新闻》，10 月 15，2001。

¹³ 当我写这个的时候，伊斯兰政党已经在 2002 年的土耳其大选中得权。虽然如此，新政府还是坚持

纪录